

汉横吹曲《出塞》曲调来源考

徐文武 韩 宁

《出塞》是汉横吹曲曲调,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“横吹曲辞”题解引《晋书·乐志》曰:“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,乘舆以为武乐,后汉以给边将,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。魏、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,而世所用者有《黄鹄》等十曲。”^①《出塞》属于李延年造的新声二十八解中流传至魏晋的十曲。

—

郭茂倩对汉横吹曲《出塞》的来源提出了质疑,但他并未作出探讨:

《晋书·乐志》曰:“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曲,李延年造。”曹嘉之《晋书》曰:“刘畴尝避乱坞壁,贾胡百数欲害之,畴无惧色,援箛而吹之,为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之声,以动其游客之思,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。”按《西京杂记》曰:“戚夫人善歌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、《望归》之曲。”则高帝时已有之,疑不起于延年也。唐又有《塞上》、《塞下》曲,盖出于此。^②

郭茂倩对《出塞》一曲的来源产生了疑问,他给出了两种解释,一是,《晋书·乐志》记载的《出塞》为汉李延年所造,曹嘉之《晋书》中载刘畴却胡时使用;二是,《西京杂记》记载曾为汉高祖戚夫人所歌。

先来看第一种情况,《晋书》是唐人所写,对《出塞》的记载,还有比其更早的文献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中是这样记载的:

横吹,胡乐也。博望侯张骞入西域,传其法于西京,唯得摩诃兜勒一曲。李延年因胡曲,更进新声二十八解,乘舆以为武乐,后汉以给边将军。和帝时,万人将军得用之。魏晋以来,二十八解不复具存。见世用者黄鹄、陇头、出关、入关、出塞、入塞、折杨柳、黄覃子、赤之阳、望行人十曲。^③

《晋书·乐志》和崔豹《古今注》中的记载基本上一致:《出塞》一曲是汉李延年所作。《晋书》“刘畴传”中亦有对《出塞》的记载:

①(宋)郭茂倩:《乐府诗集》第21卷,中华书局,1979年,第309页。

②(宋)郭茂倩:《乐府诗集》第21卷,第317—318页。

③(晋)崔豹:《古今注》卷中,上海,商务印书馆,1956年,第14页。

(刘隗)子畴,字王乔,少有美誉,善谈名理。曾避乱坞壁,贾胡百数欲害之,畴无惧色,援箛而吹之,为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之声,以动其游客之思。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。^①

《晋书》所载刘畴作《出塞》是为了让群胡退却。在晋代发生类似“却胡”事件的不只刘畴一人,如陈旸《乐书》中所载:

晋《先蚕仪注》凡车驾所止,吹小箛,发大箛,其实胡箛也。古之人激南楚,吹胡箛,叩角动商,鸣羽发徵,风云为之摇动,星辰为之变度,况人乎?刘畴尝避乱坞壁,贾胡欲害之者百数,畴援而吹之,为《出塞》之声,动游客之思,群胡卒泣遁而去。刘越石为胡骑围之者数重,越石中夜奏之,群胡卒弃围而奔。由此观之,箛声之感人如此其深,施之于戎貉可也。^②

虽然在陈旸的《乐书》中并未载刘越石“中夜奏之”的曲子名称是什么,但是他所奏也应该是与刘畴的《出塞》性质相同的胡曲。而且在西晋时以胡曲退胡似乎是一种魏晋名士的扬名之举,并非一人所为。由此可见,《出塞》曲在晋代时被传唱是比较普遍的。却胡所用的《出塞》必定是胡乐,因为只有胡乐才能让胡人动了思乡之情。李延年的新声二十八解是据西域的《摩诃兜勒》曲改造而成的,来源于胡乐。而且,刘畴所歌《出塞》是用“箛”来吹奏的,“箛”是李延年作横吹曲中使用的主要乐器。因此,刘畴吹奏的《出塞》应该就是源于李延年新声二十八解里的《出塞》。

再看第二种情况,《西京杂记》是晋葛洪据刘歆《汉书》所辑,《西京杂记》记载的原文如下:

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。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,毕,每泣下流涟。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,歌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、《望归》之曲。侍妇数百皆习之。后宫齐首高唱,声入云霄。^③

高帝戚夫人唱的《出塞》是在西汉初就产生了,李延年是汉武帝时人,晚于高帝戚夫人。

以上两种情况是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中所列,还有一种情况郭茂倩没有列出来,那就是《明妃出塞》。最早记载《明妃出塞》曲的是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:

及(魏高阳王)雍薨后,诸妓悉令入道,或有嫁者。美人徐月华,善弹箜篌,能为明妃出塞之歌,闻者莫不动容。永安中,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。宅近青阳门。徐鼓箜篌而歌,哀声入云,行路听者,俄而成市。^④

①(唐)房玄龄:《晋书》第69卷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841页。

②(宋)陈旸:《乐书》第130卷,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2004年。

③(汉)刘歆著,(晋)葛洪编,向新光、刘克任校注:《西京杂记》第5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18页。

④(魏)杨衒之著,周祖谟校释:《洛阳伽蓝记》第3卷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39页。

《明妃出塞》产生于北魏时期,为魏高阳王美人徐月华所歌。《明妃出塞》曲调不载于《乐府诗集》,《乐府诗集》关于明妃出塞题材的曲辞在《吟叹曲》的《王明君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明君词》等曲调中。《明妃出塞》与《出塞》之所以能发生关系,是因为《明妃出塞》有可能被简称为《出塞》,《北齐书·祖珽列传》载:

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,魏收赋《出塞》及《公主远嫁诗》二首,(祖)珽皆和之,大为时人传咏。^①

《北齐书》中所记载魏收和祖珽作的《出塞》,其辞没能流传下来,不过,他们作《出塞》的缘由是“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”,与明妃出塞之事极为相似。他们所作之《出塞》更应该是源于北魏徐月华的《明妃出塞》,而不是前两种情况中的《出塞》。

至此,《出塞》这个曲调有了三种来源,这三种来源之间有没有关系呢?南北朝之后文人大量创作的乐府诗《出塞》又是源于哪个曲调呢?

汉高帝戚夫人所歌《出塞》之曲,早于李延年所作新声二十八解,但戚夫人所歌《出塞》与李延年的《出塞》,不是同一个音乐系统,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:

汉兴,乐家有制氏,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,但能纪其铿锵鼓舞,而不能言其义。高祖时,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。……凡乐,乐其所生,礼不忘本。高祖乐楚声,故《房中乐》楚声也。^②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中记载了汉初雅乐衰而楚声兴的情况。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中对此亦有论:“汉初雅乐,既已沦之殆尽,故不得不别寻新调,其取雅乐而代之者,则楚声也。楚声在汉乐府中,时代最早,地位最高,力量亦最大。”^③汉高祖“乐楚声”,所以汉初的宫廷音乐都属楚乐系统。戚夫人唱《出塞》是为汉高祖而歌,“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”,而且,戚夫人的《出塞》等曲“侍妇数百皆习之,后宫齐首高唱,声彻云霄”。这样一个在宫中盛行的曲子很可能用高祖喜欢的楚声来唱,所以戚夫人所歌的《出塞》是楚乐。到了汉武帝之时,立乐府采民间歌谣,相对于汉初的《房中乐》,这个时候的乐府音乐是新乐,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:

至武帝定郊祀之礼,祠太一于甘泉,就乾位也;祭后土于汾阴,泽中方丘也。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,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,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十九章之歌。^④

李延年在乐府中任职,做协律都尉,他因胡乐而改造的新声二十八解是乐府中的内容,属于汉代的新声。所以李延年所作和戚夫人所歌的《出塞》,一个

①(唐)李百药:《北齐书》第39卷,中华书局,1972年,第514页。

②(汉)班固:《汉书》第22卷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043页。

③萧涤非: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年,第28页。

④(汉)班固:《汉书》第22卷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045页。

是楚声,一个是新声,虽然名称一致,也有可能曲辞的内容相近,但是不存在源流关系。李延年的《出塞》不是源于戚夫人的《出塞》。另外,戚夫人唱的《出塞》是“倚瑟而弦歌”,是一首用“瑟”演奏的歌曲,而李延年的《出塞》是横吹曲,主要乐器是箫、笛、笙等。戚夫人的《出塞》没有流传下来的记载,李延年的新声二十八解在南北朝时期有《出塞》等十曲仍在使用的。

魏高阳王美人徐月华作《明妃出塞》,言王昭君出塞和亲之事。北齐的魏收和祖珽等人“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”时亦作《出塞》,虽然曲辞没有流传,但是内容也应该是言和亲的,所以,此《出塞》源于徐美人的《明妃出塞》。同为《出塞》一名,但北魏之后文人所作《出塞》的题目都不关昭君出塞的内容,由此可以判定徐月华作的《明妃出塞》曲子在魏收和祖珽之后就不见流传了。徐月华“善弹箜篌”,所歌的《明妃出塞》是一首箜篌曲,她用箜篌演唱“《明妃出塞》之曲歌,闻者莫不动容”。从内容和乐器使用上,徐月华和魏收等人的《出塞》与之前的戚夫人、李延年和刘畴的《出塞》都是没有联系的,也就是说,徐月华的《出塞》与之前的《出塞》没有源流关系。

至此,可以对《出塞》曲调的三个来源作一个总结了。高帝戚夫人唱的《出塞》是汉代的楚声,据现有资料来看,之后没有流传。北魏徐美人的箜篌曲《明妃出塞》,虽然之后有文人源于其曲而作《出塞》,但是没能大范围的流传,南北朝以后文人大量赋咏的《出塞》,其内容并未言昭君出塞之事。由此可见,能流传下来并被文人大量赋咏的就只有李延年所作新声二十八解的《出塞》了。

二

郭茂倩在《出塞》的题解中还称:“唐又有《塞上》、《塞下》曲,盖出于此。”在实际收录中郭茂倩把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收入了“新乐府辞”的乐府杂题部分。他认为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两个曲子是唐代才产生的新曲,出于横吹曲《出塞》。郑樵的《通志·乐略》把《塞上曲》和《塞下曲》这两个曲目归入了“遗声”的征戍十五曲中,他在“遗声序论”中称:

遗声者,逸诗之流也。今以义类相从,分二十五正门,二十附门,总四百十八曲,无非雅言幽思,当采其目,以俟可考。今采其诗,以入系声乐府。

征戍十五曲:戎行曲、远征人、南征曲、老将行、将军行、霍将军行、司马将军歌、长城、筑城、古筑城曲、塞上曲、塞下曲、古塞曲、边思、校猎曲。^①

“遗声”者,“逸诗之流也”。郑樵在《乐略》的“乐府总序”中有说明:“不得其声,则以义类相属,分为二十五门,曰遗声。遗声者,逸诗之流也,庶几来者复得其声,则不失其所系矣。”^②郑樵所定义的“遗声”是不知道其音乐形式,而且也弄不清其源流传承,所以,“庶几来者复得其声,则不失其所系矣”。

①(宋)郑樵:《通志·乐略》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912页。

②(宋)郑樵:《通志·乐略》,第885页。

《塞上曲》和《塞下曲》属于“遗声者”，那么，在郑樵看来，这两个曲子是“逸诗”，是无法弄清源流和音乐形式的曲子。当然，他不认为《塞上曲》和《塞下曲》出于横吹《出塞》。郑樵和郭茂倩对于《塞上曲》和《塞下曲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，那么，郭茂倩所言是否属实，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两个曲子和横吹曲《出塞》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北周王褒有一首《出塞》，郭茂倩收入“横吹曲辞”的《出塞》曲名下。而在有的文献中诗名后注为“一作《塞下曲》”，如明冯惟讷的《古诗纪》，明梅鼎祚的《古乐苑》，明张溥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。那么，北周王褒所作的这首诗就不能完全确定是《出塞》，它还有可能是《塞下曲》。如果这是一首《塞下曲》，郭茂倩认为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是唐代才有的曲子就不确切了。

另外，在《全唐诗》中有僧贯休的《古塞上曲七首》，李颀、陶翰、苏拯的《古塞下曲》以及贯休的《古塞下曲十一首》，这些带有“古”字的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曲在《乐府诗集》中或者没有收录，或者收录时没有“古”字。也许，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曲是有古曲和新曲的区分的。唐代诗人创作的乐府诗中还有冠以“古”字的，如李颀的《古从军行》、柳宗元的《古东门行》、孟郊的《古薄妾命》、元稹的《古筑城曲》等，但是这样的诗作基本上只是一题一首，不像《古塞上曲》和《古塞下曲》数量较多。不仅如此，《古从军行》和《古东门行》等诗冠以“古”字更与诗歌的写古之内容相关。如柳宗元的《古东门行》：

汉家三十六将军，东方雷动横阵云。鸡鸣函谷客如雾，貌同心异不可数。赤丸夜语飞电光，徼巡司隶眠如羊。当街一叱百吏走，冯敬胸中函匕首。凶徒侧耳潜愠心，悍臣破胆皆杜口。魏王卧内藏兵符，子西掩袂真无事。羌胡羯下一朝起，敌国舟中非所拟。安陵谁辨削砺功，韩国讵明深井里。绝咽断骨那下补，万金宠赠不如土。^①

柳宗元这首诗是以汉代之事立意，类似于咏史的题材。而《古塞上曲》和《古塞下曲》就不完全是由内容所定，如贯休所作：

幽并儿百万，百战未曾输。蕃界已深入，将军仍远图。月明风拔帐，碛暗鬼骑狐。但有东归日，甘从筋力枯。^②

南北惟堪恨，东西实可嗟。常飞侵夏雪，何处有人家。风刮阴山薄，河推大岸斜。只应寒夜梦，时见故园花。^③

贯休所作《古塞上曲》和《古塞下曲》共十八首之多，其内容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专写古事。另外，李颀也作过《塞下曲》和《古塞下曲》：

黄云雁门郡，日暮风沙里。千骑黑貂裘，皆称羽林子。金笳吹朔雪，铁

①（清）彭定求编：《全唐诗》，第351卷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3930页。

②《古塞上曲七首》，《全唐诗》，第830卷，第9364页。

③《古塞下曲七首》，《全唐诗》，第830卷，第9363页。

马嘶云水。帐下饮蒲萄，平生寸心是。^①

行人朝走马，直指蓟城傍。蓟城通漠北，万里别吾乡。海上千烽火，沙中百战场。军书发上郡，春色度河阳。袅袅汉宫柳，青青胡地桑。琵琶出塞曲，横笛断君肠。^②

李颀的《塞下曲》与《古塞下曲》，题目相差一个“古”字，但是内容没有较大差别，带“古”的《塞下曲》并没有专咏古事。可见，《古塞上曲》和《古塞下曲》与唐代其他只是单纯在旧题上加一个“古”字的乐府诗是不一样的，也许就有了一层曲调上的含义：冠以“古”字和不冠“古”字的《塞上》、《塞下》，其区别可能在于曲调的新与旧上。

李颀的《古塞下曲》有“袅袅汉宫柳，青青胡地桑。琵琶出塞曲，横笛断君肠。”乐府诗题《古塞下曲》言“琵琶出塞曲”，《古塞下曲》和《出塞曲》二者就有了某种关系。李颀的诗《古塞下曲》和《出塞曲》可以不作区分，那么，《塞下》和《出塞》就是有关系的，而且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曲调。不论《塞下》曲产生于唐代，还是更早的南北朝时期，从时间先后来看，《塞下》就是源于汉横吹曲《出塞》了。郭茂倩在《乐府诗集》中认为《塞上》和《塞下》出于横吹的《出塞》是有道理的。

唐代大诗人杜甫所作著名的《前出塞九首》和《后出塞五首》，郭茂倩也收在了横吹曲调《出塞》中。前、后之分只是写作时间上的先后，不代表其他。杜甫的乐府诗创作在乐府诗歌的发展中是有创新意义的。元稹《乐府古题序》言：

况自《风》、《雅》，至于乐流，莫非讽兴当时之事，以贻后代之人。沿袭古题，唱和重复，于文或有短长，于义咸为赘剩。尚不如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，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。曹、刘、沈、鲍之徒，时得如此，亦复稀少。近代唯诗人杜甫《悲陈陶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兵车》、《丽人》等，凡所歌行，率皆即事名篇，无复倚傍。^③

元稹诟病乐府诗创作的“沿袭古题，唱和重复”，“尚不如寓意古题，刺美见事”，杜甫“即事名篇，无复倚傍”的新题乐府则不沿袭古题而又寓古意。杜甫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创作了时事新题的新乐府，也体现在他的旧题乐府诗中。杜甫的前后《出塞》是组诗，但组诗并不是说创作了多首诗，而是诗歌前后都有关联，这样的创作在《出塞》诗的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另外，杜甫的前后《出塞》具有很明显的叙事性，尤其是《前出塞》九首，虽然单独成篇，但是从第一首到第九首连起来就是讲述了一个士兵离家、行军、作战一直到归乡的经历。总之，杜甫的前后《出塞》可以说是《出塞》诗创作历程中的创新，也是古题乐府诗创作中的创新。

①李颀《塞下曲》，《全唐诗》，第132卷，第1338页。

②李颀《古塞下曲》，《全唐诗》，第132卷，第1338页。

③（唐）元稹撰，冀勤点校：《元稹集》第23卷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255页。

三

魏晋以后流传的横吹曲一共有十八个曲调，虽然据文献记载这十八个曲调在南北朝之时仍被演唱，但是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多只有曲名，古辞、古谱已很少见。在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中《出塞》一曲录有一首古辞：

候骑出甘泉，奔命入居延。旗作浮云影，阵如明月弦。^①

郭茂倩在这首曲辞下未注明作者，元左克明的《古乐府》和明梅鼎祚的《古乐苑》都标为“古辞”。那么，这首曲辞是不是一首汉代的古辞呢？考察曲辞的内容，“候骑出甘泉，奔命入居延”一句所述确实是西汉时匈奴入侵的一件大事，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：

汉孝文皇帝十四年，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、萧关，杀北地都尉印，虏人民畜产甚多，遂至彭阳。使奇兵入烧回中宫，候骑至雍甘泉。于是文帝……大发车骑往击胡。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，汉逐出塞即还，不能有所杀。匈奴日已骄，岁入边，杀略人民畜产甚多，云中、辽东最甚，至代郡万余人。汉患之，乃使使遗匈奴书。单于亦使当户报谢，复言和亲事。^②

汉文帝之时匈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侵，一直打到了当时的雍州甘泉，汉文帝派将出征，“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，汉逐出塞即还，不能有所杀”。这次入侵是西汉有史以来最为深入的一次，其后文帝只好“复言和亲事”。在这个历史事件里有曲辞中的“候骑”、“甘泉”、“出塞”等内容，因此可以确定这首古辞《出塞》描写的就是汉文帝时匈奴入侵之事。李延年是汉武帝时人，他把这首描述发生在汉文帝时大事件的诗歌“采诗入乐”，因胡曲作《出塞》是有可能的。但是，还不能因此而断定这首古辞就是西汉李延年之前或是同时期的作品。理由有二，首先，匈奴入侵之事汉以后任何朝代的诗人都可以写，不一定非要由汉人来写。其次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这首古辞在写作方式上不似西汉的作品。汉初的诗歌多以四言为主，配乐的曲辞虽然比较灵活一些，比如汉铙歌十八曲，就有三言、五言、七言等句式，但是很少有像这首古辞这样完整的五言形式。从表达方式上来看，“旗作浮云影，阵如明月弦”这样的描述也不似汉诗的质朴。郭茂倩在《乐府诗集》中并未标明是“古辞”，说明他对之也是有疑问的。因此，这首横吹曲辞中唯一一首收录的古辞可能也是后人窜入的。

作者单位：徐文武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

韩 宁 河北大学出版社

①（宋）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第21卷，第318页。

②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第110卷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901页。